

香港淪陷回憶

王紹齋

拜讀中外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六期所載林新兄「香港淪陷目擊記。」勾起了我當年淪陷在香港的回憶！林兄當年似乎是淪陷在九龍，所記香港情形不多，而我却淪陷在香港，所記憶的與林兄不盡相同。

防務弱點日人洞悉

在敘述戰時情形之前，先讓讀者明瞭香港政府在戰前所做各種準備工作的情形。例如洋員眷屬強迫疏散去澳洲，糧食準備充足，據說可以維持三個月至半年之久，各倉庫都堆滿了米麵和罐頭食品等，確屬事實；且曾由英倫派遣防空專家史伯堅來港，負責挖築防空洞工程。惜此君風流成性，在港與劉美美姘識，鬧出了工程受賄案，經人向英廷告發，派大員來港審理。此案在港曾轟動一時，其實劉美美貌並不美，但能說英語，本屬交際草之流，一時竟成爲風雲人物，旋因戰事爆發，受賄案即不了了之。

香港駐軍不多，除英軍一千多人外，有印度兵三千人，旋又在加拿大調來加拿大官兵二千人，包括商團在內，綜計不過萬人左右。海軍亦只

有小型兵艦數艘；惟鯉魚門的砲臺，據說堅固無比，敵艦是無法進入的，這確屬事實。香港政府在戰前準備工作既如此週密，故當年一般觀察家，包括天文臺報某將軍在內咸認爲香港堅若磐石；至少可固守三個月到半年之久，因此人心極爲安定。豈料日人對於香港防務，早已窺探清楚，選擇其弱點攻擊，進展快速，殊出香港當局暨觀察家等意料之外。

流落香港無家可歸

民國廿九年（一九四〇）十二月八日清晨，我住在九龍柯士甸道，忽聞數聲巨大轟炸聲，及高射砲的聲音，走出陽臺觀看，見黑烟四起，當時電話鈴響，是周象賢先生由香港打來的，詢問是否演習？我說：大概不是，聽說是日本軍機來轟炸。電話掛斷後，我即出外探視，馬路上已一片紛亂，許多人紛紛搬家，旋沈振華兄來寓，證實被轟炸的情形，因爲他家住在九龍飛機場附近，爲了安全，亦已立刻搬家。我在那天早晨照例過海赴香港滙豐大樓辦公，不久滙豐大樓即貼出香港政府公告被征用，禁止一切閒人出入，我因

在港代表俞鴻鈞先生負責簽發中國政府駐港分支機構的密碼電報，承港府發給通行證一紙，仍可以自由出入。旋港九交通亦被控制，我亦可憑證乘坐港府公事輪渡海，尙覺方便。不料此證只用了二日，第三天的中午九龍即棄守；港九交通中斷，於是我就流落在港，無家可歸了。

當戰事初起時，在九龍新界尙有我方前由深圳撤退來港國軍二千餘人，由港府繳械收留在集中營內。據傳說當時該營負責人曾要求港府發給槍械加入戰鬥，港府只發給了少數槍械開赴前線，渠等因不滿港府待遇，衝出重圍加入國軍游擊區，未負守禦之責；在前線與日軍作戰者，只有加拿大軍曾作堅強的抵抗，其餘英印軍均不戰而退，輕易的放棄了九龍邊界。攻港的日軍是酒井師團所部萬餘人，一擁而入，並未遭遇堅強抵抗。

死裏逃生買件背心

當時我政府在港工作者爲陳策將軍，其辦公處在皇后道亞細亞大樓二樓榮記行內（該處即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），由陳將軍協同港府召集在港青紅兩幫人士張子廉、李財發等出而召集

民衆組織自衛隊維持秩序，以補警力之不足，故治安尚屬良好，並無搶劫情事發生。港府對於糧食供應，亦辦得頗有成效，所有大小中西餐廳一律購票供給食物，每票一律爲港幣一元五角，我雖無住處，吃飯尚不成問題，每餐在高羅斯打酒店餐廳購票吃飯，起初二天，每客有湯有魚及豬排咖啡等，以後逐日減少，最後只剩了一盤大豆和豬排一塊，如果吃不飽，乃可再買票再吃一份亦無不可；直至香港政府投降後，始停止供給。是時香港當局及民衆均熱望我國軍來救助，某晚高羅斯打酒店忽貼出快報：我援軍由東江出發已抵深圳云，一時人心大振，旋後又無消息了。

我在港每日仍去滙豐大樓辦公，該大樓二樓全部原係我中央信託局所租，自港府征用後，該局已停止辦公，只有我一人坐在二樓一間小室內（中信局常委室），而全屋忽暖熱非凡，事後方知是滙豐銀行在大樓水汀爐內焚燒所存未用的港鈔所致。足足燒了幾天，方始燒完。我第一天睡在亞細亞大樓樂記會客室沙發椅上，深夜被巨大響聲震醒，原來對岸日軍砲彈打在隔鄰廣西銀行二樓陽臺上，此彈如果稍偏一丈，即打在我睡的地方，雖不死也得受傷，可謂大幸。次晚不敢再睡於原處，即去半山朋友家暫住，旋因日軍時時砲擊總督府，稍一偏差即落半山，故又只得另覓地方寄宿，我和朋友二人到處覓屋，旋在警局附近找到一幢小洋房，門戶洞開，我們入內空無一人，一切設備像是兩人住宅，因當時西人多移住在香港大飯店或高羅斯打酒店，此屋空着，於是我們就在那屋內沙發椅上睡了幾晚，冰箱內儲有

食物甚多，我們都未取食，只圖安睡一晚而已，是時似乎也沒有小偷，否則該宅早已偷光了。

香港在防守十餘日中，除半山時遭日軍砲擊外，日機亦時來轟炸，我曾兩次遇着日機，一次是借鄭學海兄去半山訪友，遇着日機，幸躲在一教堂樓下，如再前進數步，即被炸中；另一次是我赴麥當奴道內子家中，途遇日機轟炸山上觀車站，致附近地帶均爲之震動，塵烟四起，使對面不見人影，我亦幸而躲過災難。是時日間多過着上述驚險生活，晚間始覺安靜，但地方治安尚屬良好。我們活動的範圍，也只限於中環，因爲當時香港飯店及高羅斯打酒店已成爲戰時神經中樞，消息最靈。我過海時只身着西裝一套，適連日氣候轉冷，幸某日雪廠街一家西人所開西裝店開了門，我隨着衆人擠入，搶購到毛背心一件，計港幣八十元，此背心我至今尚保存作紀念。

印兵棄槍對牆跪拜

隨後戰爭日益激烈，我想謀求一處安身之所，即囑由同事張白雲君在灣仔附近租一房，並請鄭學海兄的嫂夫人代我做一套唐裝（即廣東裝）以備日軍佔領時穿着。張君日間避入防空洞，我照舊赴滙豐大樓辦公，晚間我和張君即睡在所租房間內，不料日軍在鯉魚門無法攻入，却選擇了淺水灣用橡皮艇登陸，該處英軍疏於防守。淺水灣登陸後，越過山頭即係跑馬地，是夜住在半山有一戶人家，被日軍侵入，初以爲他們是盜匪，稍加抵抗，於是全屋所住七八人悉被殺害，次晨跑馬地即失守。灣仔變爲前線了，於是我即帶回

衣物離開該處擬回皇后道，經過地方，只見有少數印兵防守，最滑稽的是有的印兵把槍放下雙手合十對着牆在跪拜；路經英國海軍營房沿海地區時，對海日軍不時用機槍掃射，以致沿路有許多死屍，有的尚在流血，那時行人已絕跡，我只得鼓足勇氣，低着頭匍匐而行，遇着死屍亦只得跳躍而過，爲着求生，似無懼怕，幸安然抵達高羅斯打酒店。

港督投降逃往半山

那時香港大酒店及高羅斯打酒店均將庫存洋酒一律打碎，傾入溝中，以致酒香四溢，據說是以防日軍到後，醉酒亂性滋事，足見英國人對這些小事，都能設想週到，我這時是最後一次進入滙豐大樓辦公室內，將所存各種密碼碼十餘本取出焚燬，以防落入日人手中。

十二月廿四日中午四時左右，聞港督宣佈投降，於是香港飯店及高羅斯打酒店門前軍警槍械丟棄於滿地；我又携回衣物逃往半山朋友家中暫住。日軍入港後，到處騷擾，每家每戶搜查，見有無線電機及手錶等物，隨即取去，甚至強姦婦女，無所不爲！當地流氓亦乘機大事搶劫，中上環一帶所有店舖均用白紙寫着：本店共搶劫幾次，有的還寫着數十次之多，其慘情形可知！日軍似乎未加干涉，而我所看到的日軍，其軍裝已破舊不堪，紀律甚壞，見到行人所戴手錶，非搶即強買，形同強盜土匪，港府倉庫存物，均被搶劫一空，大米麵粉，被日軍運走，據說日本本土糧食極感缺乏，故運往日本接濟云。於是香港居

民大起恐慌！

流氓搶劫開設賭場

皇后道店舖，被流氓打開，公然開設賭場，呼么喝六，熱鬧非凡，而市面港紙小鈔缺乏，大鈔（五百元及百元）無法購物，我只得將大鈔向賭場小賭一次，換得小鈔使用，數日後，皇后道一帶滿街都擺滿了地攤，以罐頭食物為多，諒係倉庫搶出之物，且極便宜，惟有香烟及酒類最貴而且缺貨，此為戰時一般現象耳。但有時也會買到假酒，如舊同事密季芳兄在香港以重價購得三星白蘭地兩瓶，辛辛苦苦帶到了桂林，邀請了許多朋友來品嘗，不料打開酒瓶，竟是紅茶兩瓶，大為掃興！又據我所知有一位朋友戰時在澳門大事收買香烟和酒，後竟成爲巨富云。

日軍搶糧夜裏偷賣

食物以米和麵粉最難買到，陳訓爺兄購得麵粉一包，打開來煮食，煮了半天不化，始知竟是化學物品。許多朋友也買不到米，我看見我所租灣仔房東家中竟買到一大包米，據他告訴我係向日軍購買，於是我託他代購一大包，果然日軍在晚間用軍車送到。據說是日軍向倉庫內偷出來的，足見日軍軍紀之一斑。於是我將米分送給朋友，皆大歡喜。

人鑑作者劫數難逃

至於林新兄文內所述名詩人林庚白先生在港被槍擊斃命一節，語焉不詳，據我所知，林君精

於推算命理，著有「人鑑」一書，頗有聲名，他那年推算自己的八字，覺得有生命危險，因爲重慶時有日機轟炸，故避居來港，不料即淪陷在港，他居在人文臺附近，天文臺駐有日本守軍，他久居屋內，覺得苦悶，當港九戰事結束後，某一日清晨，他走出屋外散步，正遇着日軍，喝令檢查，他不懂日語，却向家中飛跑，日軍見其不聽制止，即開槍射擊，一擊即命中其要害而喪命，眞所謂劫數難逃。也證明他算命眞是準確。

隨着要人過海還鄉

港九交通恢復，日軍因糧食缺乏，鼓勵居民還鄉，我即隨同內人過海準備離港，是時適賑濟委員會鄧蘭馨兄與嚮導接洽妥當，我們即組織鄉隊出發，隊中除杜月笙公館人員外有重要人物二人，其一爲蔣伯誠將軍，一爲陶希聖先生，此二位均係敵偽所欲拘捕的人物，所幸日軍方認爲香港乃英國屬地，不是中國領土，英國不准汪僞人員來港參與工作，故我方政要均能化裝逃離魔掌。一個人經過化裝後，有時親友均難認得出，何況是外國人呢！我們一行廿餘人，擠在羣衆之中，向大埔進發，大埔距九龍約四十華里，傍晚到達乘預雇小船離埠，適因風平浪靜，搖了一日一夜方始抵沙魚沖，即中國游擊隊所轄地區。中途還遇着匪船攔劫，我們有保鏢船護送，於是雙方持槍展開談判，結果匪方允收人頭稅每人國幣五元放行，旋即派一蒙面匪持槍上我們的船清點人數後付款，即獲放行。事後有人告訴我們說：他們都是同夥，攔劫不過表演而已！當時我們看

見雙方那樣輕鬆的模樣，心中也有些懷疑，不過每人只花了五元，也就不予計較了。

傍晚抵達沙魚沖時，各人都疲倦不堪，且途中缺乏水喝，更覺難忍，幸上岸後由當地游擊隊招待喝水，並準備米飯及小魚煮白蘿蔔絲一大桶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！夜間睡在一空屋內，此屋門窗俱無，他們拿了許多稻草舖在地上，我們就和衣睡在稻草上，因爲已到我游擊地區，即脫離了魔掌，心理上已覺輕鬆，故睡得非常甜蜜。

游擊司令設宴款待

次晨又起程向淡水前進，到達了淡水後，適該區游擊司令許崇智將軍的舊部，蔣伯誠將軍曾任許崇智的參謀，故許某亦係蔣將軍部屬，他聞蔣將軍在我們的行列，特備了兩桌酒菜，招待我們，使我們在逃難中得大快朵頤。淡水曾經日軍進佔過，甫於三日前撤退。我們所住的房子，都是門窗俱無，仍舊是用稻草舖地而睡。翌晨再起程，乘船向惠州前進，到達惠州後，由引路的嚮導安排我們分住民家，較前幾天舒適多了。惠州民風强悍，家家都有自衛的槍枝，男人平日游手好閒，玩刀弄槍，一切勞動均由女人承擔，抬轎子及挑行李都是女人。過惠州後改乘汽車，當時汽油缺乏，改燒木炭，汽車沿途拋錨，走了數日方始抵達韶關，該地爲廣東省府所在地，熱鬧非凡，由賑濟委員會招待我們，住在河邊一旅社內，旋即乘火車赴桂林，由桂林再乘火車到柳州，又改乘木炭汽車赴貴陽，沿途多山，經過九彎十八轉，誠爲跋子爬山，困難萬分，不久總算

到了貴陽。

劉美美又混上美軍

到貴陽後，却聽到一大新聞，即在港牽涉史伯堅築防洞受賄案的女人劉美美也到了貴陽，當時貴陽設有美軍顧問團招待所，駐有美軍甚多，而劉美美居然與美軍廝混在一塊，軍警人員白天看到她與美軍人員同進同出，她晚間住在什麼地方，却無從查到，據說：她每晚藏在不同的美軍

所住房內，使治安當局大傷腦筋！民間却引為笑談。最後畢竟為警方拘禁，結果如何不得而知矣！

當年難友多已物故

我們旋由貴陽再乘汽車到達陪都——重慶。綜計此行歷時月餘之久，沿途雖艱苦備嘗，但增長見聞不少！如順道遊山玩水，參觀了各地名勝古蹟，苦中作樂，別有一番情趣！至於吃的方面：

如桂林的文旦，真是舉世無雙，馬肉米粉，亦甚可口，貴陽的茅臺酒，其香無比，娃娃魚更是少見多珍，據說此魚係兩棲動物，在岸上是棲在樹上，其叫聲如小孩故名，古人云緣木求魚，在此證實是有其事！此行收穫實在不少。

回憶當年同行的難友，多已物故！目前尚在臺灣者，除我夫婦二人外，僅有陶希聖先生及杜月笙先生之公子杜維藩兄二人而已，回憶往事，不勝感慨。

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，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 教授 著
定價新臺幣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